

寒吃萝卜

□孙同林



“寒吃萝卜夏吃姜,不劳医生开药方。”这是流传在如东乡里的一句俗谚。

如东萝卜品种繁多,且颜色各异,有红色的、白色的,现在还有绿色的。既能生吃,也可熟食,无论是炒、炖、烩,还是腌、酱、泡,都别具风格。在我国民间,萝卜素有“小人参”之美称,而如东人对萝卜更是情有独钟。前年我写过一篇小散文《处暑萝卜》,处暑时节种下萝卜,大抵正好在冬天里收获。当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的时候,萝卜就上市了。与萝卜相关的菜肴,也走上了每个家庭的餐桌。

萝卜一般要与荤菜搭配起来才好吃。萝卜炖羊肉,是如东人冬天的美味。萝卜可去羊肉的膻味,煨成的菜式肉质软烂、萝卜鲜香、汤浓味美。

萝卜丝氽鲫鱼是如东乡里的一道名菜。将鲫鱼在油锅里煎至两面发黄,放入葱花、姜丝、红辣椒末,用料酒烹一下,注入高汤烧开,再将细细的白萝卜丝加入,煮至汤汁浓白,放入精盐、味精等,汤浓味美。

萝卜骨头汤是一道极易加工的菜肴,骨头煲透,加萝卜再一起煨,这样的骨头汤鲜、萝卜味香。

当然,生炆萝卜也很不错。将萝卜切成丝,用盐稍加腌制,再用开水焯一下,然后根据各人的口味加少许糖或醋就行了。当然,生炆萝卜不及生炆萝卜皮好吃。将萝卜皮片成一片一片腌制,然后焯水,加上佐料,一盘生炆萝卜皮就可以上桌了。生炆萝卜皮比生炆萝卜更有咬劲,炆萝卜皮嚼在嘴里咯嘣脆,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带有快感。

清乾隆庚午年(公元1750年)编修的《如皋县志》上记载:“萝卜,一名莱菔,有红白二种,四时皆可栽,唯末伏秋初为善,破甲即可供食,生少壤者甘而脆,生瘠土者坚而辣”。志书上将萝卜品种和对土壤的要求都有记述,如皋萝卜经一代代农人的长期选育,形成现有良种“鸭蛋头”“百日子”等,这些萝卜凭着皮薄、肉嫩、汁多、味甘和木质素少、嚼而无渣的口感,赢得了“赛雪梨”的美誉和“烟台的苹果、莱阳的梨,不如如皋的萝卜皮”的夸赞。以如皋白萝卜为原料经精细加工而成的“如皋萝卜干”,已经成为地方名优产品,畅销国内外市场。事实上,在新中国成立前,如皋、如东乃为一家,因此,如皋萝卜即为如东人的萝卜。

我是吃萝卜长大的。每年的秋冬季节,母亲必是要腌制许多咸萝卜干。母亲将地里的萝卜起出田来,择去缨子,洗净,切成大小均匀的萝卜块,放在芦苇帘子上晾晒至半干,以一层萝卜一层盐在缸内码实,腌至二十来天,扒出来,滗出萝卜汁液,复腌一遍,然后压罐子里封闷,再过半月余即可食用。开封的时候,眼前是软软的金黄,扑鼻的香,吃在嘴里香脆里透着一丝丝的甜。

当然,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凉拌萝卜丝海蜇头,这道菜既是高档品,也是家常菜。将白萝卜切成细丝腌一会,滗去汁,与海蜇头一起拌,再加少量的糖、醋、麻油,一白一黄,可谓色香味俱佳,吃起来满口生津,真的是百吃不厌。

现代人将萝卜粥说成是上好的保健品,如皋人还将其与长寿挂起钩来。其实,儿时的我冬天里是最常吃胡萝卜饭粥的,因顿顿吃它甚至生厌,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,一些小年轻们露出惊讶的神情,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生厌呢!

如今的东乡里,萝卜美味已是琳琅满目,因为有了药食同源,萝卜的身价倍增。



心心相印

孙镜福



老理发师的摄影展

□明前茶

搬离老城南后,我还是会乘坐公交车回到老宅附近,到老周的理发店去理发。他的理发店开了20年,手艺高超,不办卡、不轻易提价、不推荐任何染发焗油的产品,当然,通常也别想打折。唯一让他松口打折的理由是:今天的客人很上相,理发时能不能做个模特儿,让我拍张照?

老周的理发店有整整两面墙都挂满了熟客的照片,光影、构图、神情的抓拍都很讲究,若不是店里放了两张理发转椅,挂满了推子、剪子、吹风机与蒸汽消毒的毛巾,你会认为这里是一个私人照相馆。老城南人的喜怒哀乐、他们理清一头烦恼丝后的惊讶与喜悦、那种身心舒爽之感,每隔一段时间,都被放大,装饰这平平无奇的小店。这是一个老理发师的摄影展,出现在充满了发油、洗发膏与微微有着氨味的空间里,如此出人意料,却又如此顺理成章。

部分照片抓拍到的故事,我在等候理发时目睹过。

一对婆媳带着刚满半岁的小娃儿来理发,婆婆要求给娃儿推成光头,媳妇不同意,说这会让娃对着镜子都认不出自己,变得敏感又好哭;婆婆反唇相讥,说媳妇非要把孙儿打扮得那么新潮漂亮,就为了给自己的视频号攒粉丝。“还让我孙儿抛头露面,哪有你这么当妈的!”媳妇不免恼火:“我生的娃,我没资格把他打扮得洋气点儿?我拍短视频挣来的钱,又没瞎花,都给娃存着当教育经费呢。”

这一对婆媳正在争执,娃儿已经被理发店里嗡嗡作响的电吹风、呜呜作响的电推子,还有一位头戴焗油帽的古怪婆婆给吓哭了,他挥动着藕段子一样的双臂,哭得声嘶力竭,竭力踢蹬妈妈,表示要离开这“可怕”的地方。

娃儿闹腾成这样,怎么理发?别急,老周自有办法,他拿出压箱底的一枚活动皮影,现场教会娃娃的妈,怎样用操纵皮影的手签吸引娃儿的注意力,三分钟后,临时培训的表演艺术家登场了:当妈的一只手握着手签,她灵活扭动两根手签,让皮影人物的手臂前后摆动,欢快地蹦跳行进。娃儿霎时安静下来,目不转睛地盯着看,就趁着这三五分钟工夫,老周三下五除二,就把娃儿的头发周围

推光,中间剪成一个漂亮的“桃儿头”。他用柔软的刷子,沾上爽身粉,掸掉娃儿颈背上的落发。婆婆很满意,承认说这才是年画上抱着鲤鱼跳龙门的福气娃娃。此时,老周已经端起相机,把小娃娃理发后破涕为笑的模样拍了下来——镜子里,有新潮装扮的年轻母亲、有穿着刺绣红肚兜的胖娃娃,还有远处探头观瞧的奶奶,一家三代的冲突,在这一瞬间转换为和谐。

这张照片,客人允许老周放大,挂在理发店里成为气氛担当。老周说:“有时候,一个好发型就能填平一家老少的代沟。”

一对中年夫妻挽手前来染发,丈夫起码50岁了,气质儒雅,十分引人注目,他的花白头发上,却顶着一层耀眼的绿色。不仅是我,其他等待的顾客也纷纷投以诧异目光。当妻子的解释说,她对染发剂中的氨水有点过敏,以往丈夫染发,她都会浑身发痒两三天。丈夫心疼她,瞒着她网购了一种号称“纯植物、零氨水”的染膏,自行在家染发;刚动手染色时,颜色也与包装上的模特差不多,是深棕色的,谁知,染完一吹风,天哪,大学教授头发变成绿色的了,就像动漫电影《海贼王》里的索隆!这般模样怎么上讲台?妻子恳求丈夫赶紧去理发店染回黑色,丈夫却说:“没事,学生要问起来,我就实话实说好了。说不定这般新潮的发色,还会惊醒打瞌睡的学生,让他们好好来学枯燥的《量子力学》。”

丈夫就这样顶着绿发,在大学校园里行走了四个月,领导科研团队、给博士们指导论文、给本科生上课,天知道他要向多少人解释他为什么老夫聊发少年狂,染了一个绿头发。直到新头发长得足够长,他才慕名来求助老周。

老周听说了绿头发的来龙去脉,特意教授选择了一款来自迪拜的染发剂,他打开瓶盖,让这对夫妻都闻一闻,氨味似有若无,更明显的是一种植物清香。老周说,这款染发剂含抗过敏成分,连孕妇也可以用。接着,他将教授头顶的绿发修剪掉,开始为其染发,他小心翼翼调匀染膏,屏息静气地开始分片上色。忽然,他停下手,让教授的夫人戴上一一次性手套,嘱咐她将口罩戴紧些,让她亲自

来为丈夫染最后一撮头发的颜色。老周把这一幕拍了下来,特地多洗了一张照片,送给这对夫妻做纪念。

为何要让妻子亲自动手,来染那最后一撮头发?

老周微笑着说,一方面,是让丈夫对染膏的安全性放心;另一方面,也是消除妻子的愧疚感。这四个月来,虽然丈夫百般劝慰,她还是有内疚感的,而和谐平等的感情,哪一方都不该感觉亏欠了另一方。“绿头发事件”让妻子心存不安与遗憾,今天,有弥补的机会,让她动一下手,她心里的裂纹就静悄悄合拢了。

没想到,这小理发店里的师傅,还有一颗如此敏锐、善意的心。

一位颤巍巍的老爷子,快80岁了,每次来理发,都剪一个最便宜的寸头。老周屡次看见他带着刚买的菜进门,用一个尼龙丝网兜兜着一天的食材,除了面条,就是黄瓜、豆芽之类的寻常蔬菜,最多有几个鸡蛋和三五两肉糜。他是老周的老街坊,就住在附近,是一位退休的高中老师,老伴儿十年前去世了,独生女早就在海外结婚生子。老周多次劝他别亏待了自己,老人家笑笑说,不亏待,年纪大了,消化能力有限,而且,粗茶淡饭吃了一辈子,远离三高,没什么不好。

某一天,老爷子突然带着两个怯生生、扎马尾辫的女孩来,要求老周为她们精修长发,并按照她们的脸型为其做一款洋气的卷发。老周不免困惑——没听说老爷子有孙女呀,只听说有一个外孙,还远在国外。

做完头发,两个穿校服的女孩向老爷爷鞠躬告别,并说感谢爷爷一路资助她们读完高中,还赞助了她们一年的大学学费。所有的人才恍然大悟。等她们走了,老周不免心疼一向勤俭节约的老爷子,主动要给今天的消费打七折。老爷子制止了他,坚持说:“我要付全款,答应我,你刚才抓拍的 photo 不能在这里陈列,贫困生的自尊心都很强。我特意带她们来理发,是考虑到她们上大学后要面对新的环境,我希望她们可以坦坦荡荡面对那些家境好的同学,可以更自信乐观,能交到更多的朋友。”

老周听了,耸然动容,他立刻拿出数码相机,将刚才抓拍的 photo 当着老爷子的面,一一删掉了。